

模糊年代

Mohunianandai

这里的每一个

人物都是特定

的个人，在他

们特定的村庄

特定的家庭，

上演他们自己

的喜悦哀乐，

每一个人只是

他自己。代表

不了别人，也

代表不了别的

地方……

洪峰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模糊年代

洪 峰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模糊年代/洪峰著. -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4

ISBN 7-5387-1522-3

I. 模… II. 洪…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2152 号

模 糊 年 代

作 者:洪 峰 著

责任编辑:张四季

责任校对:张四季

装帧设计:李 栋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8)

发 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 刷:北京人民文学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270 千字

印 张:12

版 次:2001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5387-1522-3/I·1467

定 价:19.80 元

第一章

1

六十岁以下的人再也没有见过那么大的雪。那年冬天只下了一回雪，连续不断下了四夜三天，积雪几乎埋住了房子，从遥远的山上看下去，有一丝一缕的灰白的炊烟从雪原中间升起来，炊烟下边就是活着的人们。那时候村子周围的树林也差不多陷在雪中，偶尔落下的雪雾在雪后的阳光下闪动着单纯的颜色。一连三四天，村民们才在太阳的协助下开掘出一条条道路，他们差不多在雪沟里生活了整个冬天。

随着星球日益变暖，半个世纪前的那个冬天就像童话一样让人产生美丽的想象。生活在后半世纪的辽南后代，只有在地理学书籍中才见过在雪墙中间穿行的人类，他们大都居住在相当遥远的北极圈里，不仅仅有积雪垒筑的屋子，还有浮动的冰山，还有壮丽的极光和迟迟不肯光临的夜晚。

这一年冬天的那场大雪给复州城以北的一块土地带去了很漫长的一段宁静，几乎所有活着的人都用不着目睹他们梦里见过的情形。在某种意义上讲，小沙河两岸的人希望世界永远维持住这一片洁白和一片宁静，他们知道冰消雪融之后

模

糊

年

代

1

会是怎样一幅图画，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承受那种和自己有关的新一轮冲击。

十四岁的吕家姑娘在那年冬天表现出了让人惊奇的勇气，她在齐胸的积雪中牵引着神情有些失常的养父，养父在积雪中目不斜视地前进，原野里逐渐形成了曲折的雪沟，能看见一大一小的身影缓慢蠕动。从清晨一直到傍晚，吕亚兰就这样替养父开辟道路，然后再沿着蹬出的雪沟回到家里。那时候，养母整天躺在家里，用棉被把自己裹成又粗又长的一捆，只露出两只漆黑的眼睛，她对丈夫和养女的行为不闻不问。正是从那个冬天开始，吕亚兰的养母拒绝和任何人讲话，这种局面一直到养父去世也没有改变的痕迹。养父去世那一年，吕亚兰已经三十五岁了，已经是国家干部了，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已经离开吕家堡十二年了。这之后又过了许多年，吕亚兰在养母失去生活能力的季节去看望并且准备接老人进城，老太太在没有声音四十年之后试图对养女表达什么，但她吐出来的音节很难从人类现存的语言种类中找到相对应的部分，她们只能从彼此的目光中确认同类的感情。

吕家堡坐落在距辽东湾东海岸大约十六公里的群山之间，那曾经是辽南丘陵间很富有的一片盆地。夏天，站在村间空地上的农民能感受到海洋吹来的凉风，海风穿越丘陵的缝隙很柔和地在这片盆地里徘徊，吕家堡的人群就在那种温柔的凉风里度过了七十多个夏天，直到这一年的夏天带着空前绝后的炎热突然降临。从吕家堡东面的馒头岭向北眺望，能看见张店的屋顶，张店最有势力的张小宝家的一排青砖瓦房会吸引住馒头岭上眺望者的视线，它们就像旗帜一样昭示了房主的身份。多年来吕家堡人教育自己的儿郎，馒头岭北眺

几乎是必修课,那一排青砖方瓦的房屋暗示了这样的真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头悬梁锥刺骨才是成为人上人的先决条件。张小宝祖上有文举两人武举一人,民国年间也是辽南巨贾,日本鬼子倒台东北光复之后在国民党政府里也有地位,张小宝的二哥就是新六军的一个团长。

吕家堡正西相距三公里,是盆地中另一大姓柳家堡。站在馒头岭看过去,也能看见它的屋顶,但吕家的人只有在咒骂儿郎不争气时才会指点西方。据说柳家堡盛产打狗英雄,每到冬春,柳家堡至少有半数村民握打狗棍,背柳条筐,端破了沿的饭碗出发乞讨。吕家堡的农民无论如何都看不起这支队伍,吕家的姑娘死也不会想到去柳家堡做媳妇。与此相对应,柳家的姑娘都以能嫁到吕家堡为莫大荣耀,一旦成了吕家的媳妇,她们陪丈夫蹬馒头山就怀有比丈夫更强烈的轻蔑之情。也正是这种背叛祖宗的感情,使大约八个柳家姑娘在这一年难逃一死。

日俄战争之后,日本人在辽南牢牢站住了脚跟。日本人占领旅顺口之后就没有把东北划出自己的地图,他们几乎像装修自己的新居一样布置着辽南。于是在吕家堡、柳家堡、张店方圆的土地上就生长起一片一片苹果树来。这些苹果的后代在日本人无条件投降之后没有返回日本列岛,它们在辽南繁衍下去,在本世纪末又和其它品种杂交出一些新的果实,当然,它们在近年引进的“红富士”面前难免自惭形秽。当代辽宁人学会了实事求是,他们不认为“红富士”的引进属于卖国主义,这一点和几十年前的祖先对待“国光”的态度大致相同,只不过几十年前的辽南人没学过辩证唯物主义,更没有学习过国际经济大循环原理。

登上馒头山向东看去,苹果树林中间便是有六十户人家的邓家台。邓家台散布在小沙河南岸,一条笔直的乡村大道把它和吕家堡连接起来。路两边在春天生长了很健康的山梨树,白绿色的花朵很旺盛地开放,两个村子的孩子在这个季节会沿着大道相聚。在传统中,他们有可能在十年后或者几年后成为一家人,童年的相聚意味着数十年家庭生活的演习。

馒头山处盆地中央,吕家堡坐落在馒头山脚下,小沙河从复州城穿过,绕过几道土岭石山,向北直抵张店、邓家台,然后向西流向吕家堡。小沙河包围了馒头山一圈,然后向西贯穿柳家堡,柳家堡离海湾已经很近,小沙河继续西行大约十几公里便汇入了辽东湾。有些时候,吕家堡的孩子放一条纸船,柳家堡的孩子甚至可以完好无损地接收。五十年后的小沙河失去了那种浪漫之躯,即便在多雨的夏天也不超过十几米宽。五十年前,小沙河的流水在夜深人静会把淙淙的声音送进人的梦境,在流水声中入睡的人在第二天起床时肯定有很好的心情。五十年是划时代的时间,这一年冬天的大雪之后小沙河就很少那样欢畅地流淌了。

小沙河的河滩河底都是细腻柔软的沙子,胜过如今最好的北戴河海滨浴场的脚感,光着脚踩上去就像行走在手工编织的羊毛地毯上面。在吕家堡或者邓家台或者柳家堡,一些不太遵守礼法规则的年轻人曾经在沙河边的沙滩上演出过爱情小品。他们在月光不很明朗的夜晚去河里洗澡,然后躺在沙滩上观赏云中行走的月亮,然后,环境和氛围刺激了年轻人身上的力量,他们很天然地想到了需要什么。父辈人粗俗明确的玩笑给他们的需要指出了可行的途径,在那种夜晚,小沙河的沙滩便成为他们爱情的第一所实验室。据说张店首富张

小宝便是他父亲在沙河边进行爱情实践的意外化合物,在那个冬天之前,在那个空前绝后的炎热夏季到来之前,没有人会就这个充满色情细节的传说咨询过张小宝或者张小宝七十岁的父亲张满园。

和张小宝的诞生相似的人在小沙河流域不会低于百分之五,这么高的百分比大约是几个村子间相互蔑视的理由之一。邓家台在这条河里淹死的婴儿比例最高,邓家台的男人因此不能扬起头颅做人;播撒野种的男人大都来自吕家堡,他们使邓家台的年轻男人丧失了屈指可数的野浴媾和的机遇。邓家台的大多数姿色出众的姑娘都成了吕家堡男人的媳妇,许多年来只有张满园得到了邓家台几十户人家中最漂亮最有文化的姑娘邓秀婷。这一年冬天,邓秀婷已经年逾六旬,她穿着一身黑色丝绸棉衣,头上戴着黑色呢帽,带几处伤痕的脸上仍旧显示出有别于风吹日晒的农家妇女的那种木讷和土气,她看上去仍旧平静和高贵。邓秀婷和张满园并肩坐在一辆马车的车厢里,她和丈夫的前面坐着儿子张小宝和儿媳吕香香,在四个人中间,是张小宝十岁的儿子张文奎。马车滚过坚硬的冻土,颠簸着驶向吕家堡。邓秀婷始终握着丈夫的一只手,她的另一只手拉着孙子的一只手,老太太的目光中有很难描述的一种光彩。当丈夫咳嗽两次的时候,她旋转了目光,凝视着张满园青紫的面孔,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不用了。几十年的话还用在这种时候说吗?”张满园两只昏暗的眼睛闪亮了。邓秀婷又说:“我只让你听我这一回,你把眼睛擦擦,让我看见你平时的笑脸。”然后又对儿子说:“小宝,你也一样。”

在那一天凌晨,小沙河沿岸的乡间路上有六七辆马车从不同方向驶来,在太阳从东边的果林间露出头顶之前,七辆马

车都停止在吕家堡的南河沿的一块平地上。那是一块河水冲积而成的沙滩,黄沙形成一环环的纹理,像一张平铺在河边的胶合板,光滑坚硬又存在一些弹性。马车到达目的地之前,曾经集中在吕家堡农会门前,然后一辆接一辆顺着村道从村子中央穿过。吕家堡两百多户人家都同现他们的院门外,他们怀着不同的心情看着七辆马车从面前慢慢走过。乡村和城市不同,虽然地广人稀,但村落之间能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当许多人家因男婚女嫁结成亲家之后,这种联系就如同蜘蛛网一样不可分割。马车上的几十个男女老幼,吕家堡人差不多都能叫上名字和绰号,有些吕家堡人甚至和他们沾亲带故。在这天早晨,吕家堡人默默地看着那些人从面前过去,没有谁迈进一步说几句话。

在吕家堡农会门前,两辆吕家堡农会征召的马车这时候开始靠拢车队。头一辆车上坐了两个中年人,后一辆车上坐了三个中年人和一个八岁多的小姑娘。头一辆车上的男人叫吕海,女的叫柳桂芝。后一辆车上的中年男人叫吕有财,年纪和男人接近的女人叫柳桂芬,年轻些的女人叫柳海花,那个八岁女孩是吕有财和柳海花所生的女儿。吕有财是吕亚兰的堂叔,堂叔的八间房子就在养父家的东面,堂妹吕春兰直到头一天夜里还和小婶子住在养父的西屋里。吕亚兰从来不敢回忆那个冬天的故事,她愿意把那些让她噩梦不止的人和事看成童话世界中的场景,那个冬天改变了吕家堡的命运,吕亚兰当然不可能超越吕家堡所给予她的规定。吕亚兰在那天早晨拉着养父颤抖不止的手,站在木板门后边。养父几乎靠在女儿身上才勉强站立,这个中年男人在冬天里像一只野狗似的漫山遍野乱窜,只有太阳沉没之后才溜进家门。在以后的二十

第一章

几年里,吕有文越来越表现出野狗的特征,他几乎走遍了辽南的边边角角,差不多在每一个村庄度过一些夜晚。这个读过私塾的小文化人手里拿着一本泛黄的线装书,在荒秃秃的土山上高声诵读,他的声音十分高亢,在没有遮拦的盆地上传出很远,经常会引得在田间劳作或在乡路上行走的农民驻立倾听,那都是他们曾经听过的一些古训,比如说:“美不美,乡中水。亲不亲,故乡人。”“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人生似鸟同林宿,大限来时各自飞。”“人恶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黄河尚有澄清日,岂可人无得运时。得宠思辱,居安思危。念念有如临敌日,心心常似过桥时。人情莫道风光好,只怕秋来有冷时。送君千里路,终有一别时。见事莫说,问事不知。闲事莫管,无事早归。善事可做,恶事莫为。”吕有文登上山顶时就要把那篇《警世贤文》诵读一遍,然后从另一侧消失,再出现在乡路旁边的草木之间。他身后,经常会跟随着一头狼,那是一头脑门上有白斑的公狼,它跟随吕有文大约六年,后来被人用枪打穿了脖子。吕有文头一回大哭不止,抱住那头狼不让枪手拖走,他还大喊大叫:“这是我的狗!这是我的狗!赔我的狗!”枪手被吕有文弄得没有办法,就一拉枪栓,喝道:“你这个臭富农分子!再胡闹押你去南河沿!”吕有文大叫一声,松开狼头一溜烟窜进开满白色花朵的苹果树逃掉了。

在小沙河流域的村子里,农民们养了许多狗,都是一些很高贵的良种狗和当地土狗杂交的后代,它们集中了父母各自的缺点,既凶猛好斗又好吃懒做。这些狗整天卧在房前的阳光下享受太阳的温暖,陌生人的出现也很难惊醒它们的责任

感。在夏天,这些狗迁徙到屋后的背阴处,侧卧着伸长四肢,在那种天气里,狗们甚至连呼吸都是负担,它们的睡眠时间超过了每个村里最出名的懒汉和二流子。只有二八月的发情季节,小沙两岸的狗们才振作起来,它们相互追逐吠叫,公狗和公狗母狗和母狗撕扯成一团,然后强健者占有了它们的对象,在角逐中败北的公狗远远地望着胜利者爬到温顺的母狗背上,眼中的那种忧伤和渴望让人看了感到心酸。有同情弱者习性的人类会忍不住把持公道,他们手持木棍试图打散已经做爱的狗,但好不容易才结合的狗却不能分离,它们别别扭扭地躲避闲汉的棍棒,屁股对着屁股一边叫一边横向撤退。闲汉们不得不承认狗对爱情比人更加忠贞不渝,生殖器的特殊结构使狗男女一旦进入便无法脱离,它们所结合的时间之久让每一个男人都觉得自己是性无能者。当地人对某一个男人的最高赞美由此和狗的爱情有关:“那家伙跟公狗一样。”被这样骂的男人不会产生受辱的感觉,而年轻姑娘虽然不清楚那是怎样的滋味,但本能使她们对这种男人既惧怕又倾慕,至于有过男女之欢的年轻媳妇,对这种男人的热情很难掩饰,伦理道德的力量虽然巨大,但仍旧不能使她们放弃尝尝最佳性交的机会,这大约是“没有破鞋不成屯”的最根本原因。当地人对狗的尊敬是很出名的,狗偶尔咬死鸡鸭猪鹅都不受重罚,骂几句踢两脚就算表达了对无辜死者的追悼了。在年轻人眼中,狗的漫长性交表演,是他们从混沌到有序的启蒙教程;狗的坚韧不拔和脸不变色心不跳,是他们走向复杂人生的原始动力。

这一年冬天的那个早晨,八辆马车以展览会的速度缓慢地穿过吕家堡中央大道,车上坐了约四十名男女老少,当车队

驶离门后观望的村民时，初升的太阳周围突然环绕了光晕，冬天里少有的湿润气息从地里上升，淡淡的雾遮住了人们的视线。这时候，吕亚兰又一次牵着养父的手走出家门。吕有文扬着头，目光茫然地投向阴暗下去的天空。吕亚兰迈动着疲惫的双脚走在养父身边，她不停地回头张望，试图看一眼那列无言的车队，她只听见车轮和马蹄的声响透过白雾而来，似乎还看见了两面在半空中飘舞的红色旗帜。吕亚兰最后一次回头时，看见了吕海家的那条狗。那是一条凶悍的猎狗，它强壮得像一头牛犊，两只眼睛闪动着痛苦的火焰，它不停地在道路上嗅着，不停地扬起脑袋小心地叫几声，狗仿佛一边走一边思索，这使它的行动相当犹豫。它看见了吕有文和吕亚兰，它站在路中央注视着两个人，它的尾巴左右摇摆着，看两个人并没有什么表示就哼叽了几声，然后继续沿着村路走去最终消失在白色的雾气里。

那是留在吕亚兰童年记忆中最后的形象，那个早晨以后的吕亚兰，认为自己再不是一个孩子了，她认为自己开始了成年人的思想。的确，吕亚兰成熟得十分早，十五岁就嫁给了一个从普兰店过来的土改工作队的年轻人。事实上，吕家堡大部分孩子都开始成熟，几乎有一半的孩子十几岁就成了家，开始了传宗接代补充人丁的工作。

2

近百年来，复州城一直是这片土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那里曾经有过辽南最有威信的学堂，还建立过一座辉煌的永丰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夏天，苏联红军只用了二

十五天就从蒙古推进到了旅大。战斗激烈迅速，硝烟飘遍了大半个东北，但复州城一带和历史上的其它阶段一样成为旁观者。这一带百姓所看到的只是代表不同政权的旗帜和牌匾的改换，生活并没有发生过什么革命性的改变。日本人占领东北是辽南人重新认识自己的开始，关于抗日联军的传闻给这里的读书人造成的内心伤害在此后的岁月中逐渐显露出来，他们试图进行一些对抗日本人的事情恢复自尊，但在日本人的高压下很快就土崩瓦解。当时，在辽南铁路重镇驻扎着一个中队的日本关东军，有轻机枪、重机枪、迫击炮和小山炮。那是一支人数不多、装备精良、战斗力很强的武装，他们控制了盖州、瓦房店、普兰店的铁路线和从庄河到复州湾的一大片土地。那个重镇就是后来的复县，再后还是瓦房店。复州城在新的共和国成立后变化为瓦房店市的一个大镇，六十年代末期毁掉的永丰塔在九十年代初又重新竖立，它显得太新鲜完全没了历史感。复州城和那座永丰塔一样新鲜完全没了五十年前的那分沉重。五十年前，瓦房店也归复州城统辖，复州城是第一个县政权所在地，一切政策号令由那里发出，有骑马的通讯员送到每一个区，区里再派人送到各个村子。

10 这一年那场大雪降临之前，县政府接到一份文件，那是由党中央毛主席直接签发的急件，文件涉及了千万人的生死存亡。县长看了文件马上写了一份命令，派出县城里差不多所有能骑马的战士和工作人员。通讯员们出发的时候天还没亮，但每一个人都不敢拖延，拉上马就驰出了县城，他们朝六个方向疾驰，希望能把县长的命令送到农会主席手里。在正北方向的那条路上，一个年纪不到二十岁的小伙子拼命打马。马伸长了脖子拼命奔跑。从复州城到海东区政府大约二十几

公里，一匹好马用不了一个小时就可以到达。通讯员中间要经过邓家台，折向西直接穿过吕家堡最后是海东区政府所在地柳家堡。

县政府征用的马都不是经过训练的战马，它们都是有钱人家里驾车的马，跑起来只能快十几分钟然后就只能慢下来喘息调整。给海东区送命令的小伙子叫牛忠诚，他不知道命令的内容，但从县长的神色能猜出那是相当紧急，延误了要杀头的命令。通讯员跑到邓家台时天已经亮了，他看到村子里聚集了许多人。马从人群旁边跑过去，肯定有认识通讯员的人喊了两句什么，通讯员头也不回继续向西，他看见一队马车和黑鸦鸦的人群正穿过果林，人群的头上是飘扬的红旗和红缨枪头下一缕缕晃动的红缨。人群在淡蓝色的晨雾中像幻境中的游魂一样杳无声息地滑动，一种不祥的气氛立即笼罩了通讯员的身体，他吆喝了两声，狠狠抽打着马的屁股，马又一次奔跑起来。

通讯员穿过村子的时候，看见了路边的吕有文和他的养女吕亚兰。吕有文听见马蹄声就颤抖着坐在地上，他不停地点头，脸上浮现出谦卑的笑容，吕有文说：“工作队同志辛苦了，工作队同志到家里坐一会。”吕有文一边说一边伸出手作出邀请的姿式，吕亚兰紧盯着疾驰而来的人和马一言不发。通讯员没有听清吕有文说什么，他掠过父女身边时看了吕亚兰一眼，吕亚兰的目光使通讯员心头一震，他又回头看，正碰上了吕亚兰的眼睛，通讯员几乎从马上跌落，他定定神，再一次抽打坐骑。

通讯员在剩余的路途中一直想知道自己出了什么问题，还想知道那个姑娘的目光里到底有什么东西让他心神不宁，

第一章

他一边想一边接近了柳家堡。

他在农会主席柳贵福家门前下了马，这时候他已经汗流浹背，他大声喊：“柳主席！柳主席！县上有命令来！”

柳主席家的门开了，一个老太太慢慢走出来，她眯起眼睛看了一会，说：“那驴操的不在家！”

通讯员问：“我是县城里来的工作队，找柳主席！”

老太太重复着通讯员的话，连着重复了三遍，才凶狠地瞪起眼睛。“驴操的去吕家堡杀人啦！”说完之后就一屁股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

通讯员愣了一会儿，回身跃上马背，朝吕家堡跑去。

第二章

1

日本人投降以后，复州城一带的农民终于能够理直气壮地做中华民国的公民了。他们听从蒋委员长的号令，那时候少帅张学良可不是什么民族英雄。老百姓对国家大事不感兴趣，也不了解委员长不抵抗的内情，他们看到的是张学良几十万军队让几万小日本打得望风而逃的事实。五十年前复州城建立国民政府的时候，国民党的“新六军”才代表了委员长，凡是东北口音的国民党军官或士兵，当地人一概看成少帅的部下，一概冷眼相对，军饷粮草一概拖延耍赖，枪管不顶到胸口不会交的。

“新六军”比共产党八路军晚一步到复州城，清一色的美国装备，紧身制服，瓜型手雷，头上是暗绿色钢盔，脚上穿矮腰皮鞋，站成排走路跺得咚咚响。大卡车后面拖着长筒大炮，还有王八一样的坦克车，能把土路压得翻浆。“新六军”一到，八路军就躲到普兰店以南，那里是苏联红军控制区，“新六军”不能和反法西斯盟友作战，只能眼睁睁看着八路军在那一带斗地主、搞土改，并且时不时趁黑夜窜到北面打一阵枪埋一堆地

模

糊

年

代

13

雷。头一年里，国民党白天占领一个城镇，晚上就要撤出。八路军的装备不好，但善于打夜战，善于近身拼刺刀扔木柄手榴弹，一到晚上，八路军就要占领国民党放弃的县城。从日本人回日本后的第一个夏天到第二年夏天，国军和八路就这样你白天来晚上走，我晚上来白天走，轮换着拔对方的旗帜砸对方的牌子，最得益者是识文断字会毛笔书法的读书人。不管国军还是八路，都请这种人写牌子。

吕家堡的秀才吕有文是方圆几十里最负盛名的读书人，在那段时间里被国军请到复州城就再没回家，他就住在县政府的院子里，替国共两党的政权写牌子，写标语。替共产党写“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替国民党写“剿灭共匪！生擒林罗！”吕有文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知道了东北八路的指挥官是林彪、罗荣桓，国军似乎对这两个八路很尊敬也很愤恨。八路对“新六军”也很害怕，天一亮就撤得一干二净。“新六军”向北开拔，接班的是“新一军”。吕有文注意到这支队伍抵不住“新六军”，装备士气都差一截。八路对“新一军”还是不敢正面接战，但明显地增加了骚扰次数和规模。“新一军”驻扎了几个月也向北开拔，接班的便是一支杂牌军了。吕有文原本瞧不起土八路，但是在一年时间里看着国民党一军不如一军，而土八路的武装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人也一天多起来，吕有文觉得共产党正在取得优势。果然，杂牌军撤走之后只剩下一些“清剿队”了，这是一些从南边跑过来的地主武装和当地地主武装的混合体，这支武装没有正规军那样本分，什么事都干，当地农民叫他们“清剿驴子”。东北人把“剿”读成“吵”，“清剿驴子”就成了“清草驴子”。“清草驴子”很快就让八路给剿了。从此以后，辽南一带便永久性地成了八路的后方。